

北

史

唐李延壽撰

北史

第七册
卷五至卷六五(傳)

中華書局

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

子茂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

會神武西征，登風陵，〔二〕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

牽代。神武乃引牽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牽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

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牽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牽之計也。

牽學淺行薄，邢劭嘗謂曰：「須更讀書。」牽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嬴卒數萬。」牽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牽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牽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牽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牽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尙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支尙書，諡曰貞。

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踢，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世

問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

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

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神武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尙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

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

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

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銖。

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

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廚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

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諡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

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峙令。

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敘。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

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敎，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

「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惲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

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余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鞘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

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

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

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

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

常與邢劭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彌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彌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寶。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眞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彌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尙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彌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彌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彌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彌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己。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海鎮。^(二〇)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諡曰文肅。

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

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

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旣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

爲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爲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余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爲經略。

及京都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余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余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

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余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

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

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僚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敍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

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己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諡曰文惠。

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

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

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太守，^{〔二〕}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迴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太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卽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迴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

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

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琬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尙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

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贖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

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

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爲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卽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

遠，廣寧人，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尙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鄧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

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

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敍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

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奴所害，贈吏部尚書。

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

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二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四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

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紘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卽正。未幾卒。

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尙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

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尙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

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尔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卽授本官。

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西魏將楊尨來攻。^{二七}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旣覩非常，勇氣自立。楊尨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

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尙書，贈司空，諡曰文。

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晉州行參軍，爲并州總管秦

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

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 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爲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

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

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募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藉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並從之。未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尙書右僕射。

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尙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尙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疏。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爲孝卿所輕，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

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

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邕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

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

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

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

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劭試命文遙誦之，〔三〕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

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

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尙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三〕}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尙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

文遙歷事三主，^{〔三〕}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三〕}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尙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

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尙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

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文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尙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雲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

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

不使人見，率以爲常。

初爲尙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尙書令攝選，（三）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

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尙書，（三）徐州

刺史。爲政尙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

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尙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尙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

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

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

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慈明、祖斑、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天保中，爲揚州刺史。^{〔三〕}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尙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尙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

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

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會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卽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妹也。〔三〕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

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誠之曰：「唇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

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

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

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三）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僚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

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

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三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尙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

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惲、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

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

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

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

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基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疏，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諡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

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寔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 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 張奉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爲亳州總管，命掌書記。

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

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茂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

煬帝卽位，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

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

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謬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譴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

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儒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

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

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尙於此。漢氏官人，尙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

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諭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翊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校勘記

〔一〕會神武西征登風陵 諸本「風」作「鳳」，北齊書卷二四孫搴傳作「風」。按風陵見水經注卷四河水注及太平寰宇記卷四六蒲州。高歡進攻西魏自蒲津渡河，故登風陵。今據改。

〔二〕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 諸本「虔」作「虞」，北齊書卷二四陳元康傳三朝本及冊府卷九四三一二一〇九頁作「處」，通志卷一五四陳元康傳作「虔」。按盧道虔見本書卷三〇盧玄傳，死後贈「尚書右僕射」，與北齊書稱之爲「魏尚書僕射」相符。魏時別無官尚書僕射之盧道虞或盧道處，「虞」、「處」皆「虔」之訛。今據通志改。

〔三〕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 北齊書「取」作「退」。按下文言高歡不從陳元康之計而退，則所議是進退之宜，非只議進取。作「退」是。

〔四〕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 通志「決」作「往」。按疑是「決」下有脫文。

〔五〕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 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刺史」作「長史」。按魏書卷六八甄琛傳，琛在孝文時曾爲定州長史，孝明時曾爲定州刺史。據北齊書，弼死於天保十年，年六十九，上推至其年十三時，當爲宣武景明四年。其時琛已非長史，尙未爲刺史。但據琛傳，琛其時正自侍中貶歸本郡，或曾臨時兼定州長史。下文云「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則刺史方是元澄，琛必不得同時爲刺史。北史疑誤。

〔六〕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 諸本脫「爲一」二字，據北齊書補。

〔七〕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 北齊書無「妄」字，通志卷一五四杜弼傳「妄皆」作「皆妄」。按魏帝此問，無以說者爲妄之意。「妄」字當是衍文。又諸本「狹」作「恆」，北齊書作「狹」，通志作「恆」。按「恆」卽「狹」字，「恆」乃「恆」之訛。今從北齊書改作「狹」。下文同改。

〔八〕詔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 北齊書作「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按疑各有所略。而北史不如齊書明白。這裏「以非寬非狹」下疑脫「故能成寬狹」五字。

〔九〕既如所論 按北齊書作「就如所論」，是退一步言之，疑作「就」是。或「既」是「卽」之訛。

〔一〇〕子蕤及遠徙臨海鎮 北齊書無「及」字而有「第四子光」四字。疑此「及」下脫「第四子光」四字。

〔一一〕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太守 諸本脫「歷」字，據隋書卷七八、通志卷一七〇房恭懿傳補。

〔一二〕時人比之賈梁道 張森楷云：「按治春秋者是賈景伯之賈逵，非賈梁道之賈逵，原文已誤。」

〔一三〕帝嘗與左右飲酒 諸本脫「帝」字，據北齊書卷二五王紘傳補。

〔一四〕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 諸本「堅」作「堅」，北齊書云：「但賊堅力薄斫輕，故臣不死。」按「堅」顯爲「堅」之訛，今據改。

〔二五〕五年陳人寇淮南 按本書卷八齊後主紀記此事於武平四年，陳書卷五宣帝紀在太建五年即齊武平四年，這裏作「五年」誤。

〔二六〕平陽太平人也 諸本「平陽」誤倒，據北齊書卷二六敬顯儁傳及金石萃編卷三〇敬史君即顯儁碑乙。

〔二七〕尋西魏將楊擲來攻 諸本「西」作「而」，北齊書卷二六平鑒傳作「而西」二字，通志卷一五四平鑒傳作「西」。按「而」乃「西」之訛，今從通志改。

〔二八〕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 北齊書卷四〇唐邕傳「起」作「越」。按「起覽」無義，「越覽」即未經陳訴，超越府寺而收攬辭牒之意。「覽」與「攬」通。「起」疑是「越」之訛。

〔二九〕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 張森楷云：「按魏書卷一五昭成子孫傳，言遵是昭成子壽鳩之子，則是昭成孫也，遵既爲五世祖，豈得爲昭成六世孫？『六』當爲『七』之誤。」

〔三〇〕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 諸本「河」上有「召」字，通志卷一五四元文遙傳有「王召」二字，北齊書卷三八補元文遙傳無「召」字。按上言元暉業大會賓客，邢邵即賓客之一，何須另召？「召」字衍文，今據刪。

〔三一〕除大丞相府功曹 諸本無「除」字，北齊書有，通志作「遷」。按無「除」或「遷」字，文義不明，今從北齊書補。

〔三〕文遙歷事三主 諸本「主」訛作「王」，據北齊書、通志改。

〔三三〕在於季孟之間 諸本脫「在」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三四〕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 諸本脫「與」字，據通志補。又諸本「關」字作「闕」，北齊書南、殿二本作「關」，通志亦作「關」。按「闕」乃「關」之訛，今據改。

〔三五〕及文襄爲尙書令攝選 諸本「攝」下有「令」字。按本書卷六齊文襄紀，高澄以天平元年爲尙書令，元象元年攝吏部尙書。所謂「攝吏部尙書」，卽是「攝選」。此當時專用語，如本卷馮子琮傳，言子琮「以尙書右僕射攝選」。「攝」下「令」字衍文，今刪。

〔三六〕出爲東南道行臺尙書 諸本脫「出」字，據北齊書卷三八補趙彥深傳補。

〔三七〕天保中爲揚州刺史 按墓誌集釋赫連子悅墓誌圖版三四四言子悅曾爲陽州刺史，而無爲揚州的記載。疑此「揚」爲「陽」之訛。陽州見魏書地形志中，卽宜陽。地接西魏，故城門早閉晚開。

〔三八〕子琮妻胡皇后妹也 諸本「妹」作「姊」，北齊書卷四〇補馮子琮傳作「妹」。按下文云：「子琮太后妹夫」，則作「妹」是，今據改。

〔三九〕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 張森楷云：「別駕是刺史屬，滄州非大州，子琮豈宜得此劣轉？疑文有誤。」按張說是。當是衍「駕」字，「別」字從下讀。

〔三〇〕縱其子弟不依倫次 北齊書、通志卷一五四馮子琮傳「不」上有「官位」二字。疑此脫。

〔三一〕昌黎郡公 諸本脫「昌」字，據隋書卷七一馮慈明傳補。馮氏本出昌黎，故以爲封號。

〔三二〕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 按「其」下當有脫字。

〔三三〕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 諸本「施」作「放」，文義不洽，據通志卷一七〇郎基傳改。

〔三四〕品官左貶不減地 隋書卷六六郎茂傳「左貶」作「年老」，通志卷一六二郎茂傳作「左貶」。按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謂楊堅卽位後頒新令，「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多少的差別，自然是依據官品的高低。但官位有升遷貶降，大約郎茂建議只按升級的加，不按降級的減，所以「品官左貶不減地」。既爲永業，年老不需退田，不存在「減地」問題，疑作「年老」非。

〔三五〕其年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 諸本脫「年」字，據隋書補。又隋書、通志「常山」作「恒山」。按隋書地理志中恒山郡真定縣注云：「舊置常山郡，開皇中郡廢，十六年分置常山縣，大業初置恒山郡，省常山入焉。」則當煬帝時，常山郡縣皆無，作「恒山」是。又「贊務」，隋書作「贊治」，北史避唐諱改。

〔三六〕孫搴入幕未久 諸本「搴」訛作「竊」，據北齊書卷二四史臣論及搴本傳改。

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一〕子悅，字處德，〔二〕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

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

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心以爲愧，「三」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四」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

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碁，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

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余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婿，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尙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尙書盧義偉、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簞絛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文靜。

二子，收、祚。

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初除太學博士。及余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尙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

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尙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

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尙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

收從叔季景有文學，〔二〕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 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 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國史。

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 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劭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

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

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慆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慆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琰、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

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

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惲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

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二〕}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二四〕}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二五〕}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詔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博總斟酌，以成魏書。^{〔二六〕}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二七〕}凡十二紀，^{〔二八〕}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

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

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二〕}

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尙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三〕}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

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

又尙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修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劭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劭，劭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僚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三〇)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

申意。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三若戲此言，^三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三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

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

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

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降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四〕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尙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不，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三三〕}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

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三四〕}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崙船至，得奇貨，獮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三五〕}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眞。

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三六〕}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

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二九〕}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三〇〕}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徵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

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

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三〕}可大可久，與世推移。

月滿如規，從夜則虧；權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

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廻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惲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三〕}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

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

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三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

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

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僚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訂。」^三其辯捷不拘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

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余朱仲遠

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

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患。

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神儁、〔三〕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尙書，爲請贈諡。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三〕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

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尙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問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實卿一人之力。」卽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

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氏楊靈珍、〔三七〕叛蠻魯北燕，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主

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

兄伯胤之歸也，長賢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齊入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志。

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

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

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耻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

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

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諡曰夷。

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伴，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郎。普泰中，爲尙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余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爲謠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爲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初，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

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爲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尙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

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

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誠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

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四〕

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敍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五〕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

澹弟彥玄，位涑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

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

正光末，尙書令李崇爲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孝昌初，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

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

莊帝之將誅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於定州率募鄉曲，〔四四〕欲防井陘。爲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四五〕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爲尚書右僕射。

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始敘復岐州勳，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四六〕贈司徒公，諡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

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爲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

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

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疏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

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校勘記

〔一〕位終本郡太守。魏書卷一〇四補自序作「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家焉」。則魏氏之爲鉅鹿人，始於魏歆之爲鉅鹿太守。此作「位終本郡太守」，則似本爲鉅鹿人，疑誤。

〔二〕子悅字處德。錢氏考異卷四〇云：「按魏悅與李孝伯同時，孝伯以女妻之，蓋在太武之世。自漢初至後魏太武時，計六百餘年，而無知至魏悅僅傳六世，此理之所必無也。魏收自序今已不傳，後人又取此篇補之。要之，必有脫文矣。」按元和姓纂輯本卷八，魏歆漢成帝時人。歆八代孫植，晉御史中丞。植孫攀，攀玄孫子建。則自歆至子建共十四代。又魏書卷九二魏溥妻房氏傳云：「溥子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則魏書自序本有魏緝事迹，今本不載，顯是脫缺。今本魏書「子悅」上有「歆」字，乃後人妄加。北齊書卷三七補魏收傳稱收「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則又誤「悅」作「韶」。參北齊書卷三七校勘記。

〔三〕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心以爲愧。諸本「敬仲」訛作「故中」，據通志卷一五〇魏子建傳改。魏書自序作「敬和」。按傅豎眼二子，長敬和，次敬仲。「中」顯是「仲」之訛，故從通志。

〔四〕乃遣刺史唐永代焉。按「刺史」上脫州名。據本書卷六七唐永傳，永於正光中曾爲南幽州刺史，則永當是自南幽遷東益以代子建。疑此脫「南幽州」三字。

〔五〕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魏書「又」作「三」。按不見初贈，何來又贈？疑當從魏書。

〔六〕帝與從官及諸妃主。諸本「主」訛作「王」，據魏書、北齊書卷三七、通志卷一五五魏收傳改。又魏書作：「帝與從官皆胡服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疑北史有脫文。

〔七〕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諸本無「初」字，魏書、北齊書、通志有。按魏書卷一一出帝紀，高歡讓天柱大將軍，在永熙元年五月，孝武獵嵩山，在二年十二月。高歡事在前而敍在後，顯是追述，當有「初」字，今據補。

〔八〕尋而神武南上。按自晉陽向洛，當云「南下」。疑「上」字誤。

〔九〕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通志「收」上有「天平初」，與邢劭等同召赴鄴，詔「十二字」。按魏收與邢劭於天平初被召入朝，事見本書卷四二邢劭傳、邢劭傳。據魏書卷一二孝靜紀，王昕等使梁在興和元年，距孝武入關已六年。上文言收已辭中書舍人，中間未言其復職轉官與否，逕即敍其使梁，甚爲突兀，疑是中間有脫文。此十二字即脫文之一部分。

〔一〇〕收從叔季景有文學。諸本無「從」字，北齊書有。按下文即作「從叔」，此脫文，今據補。

〔一一〕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按「顥」上無姓，當有脫誤。

〔一二〕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南、北、汲、殿四本及北齊書「斗番」作「斛米」。百納本及通志作「斗番」。按俱不可解，疑有訛誤。

〔三〕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 諸本脫「封」字，據魏書、北齊書、通志補。

〔四〕游雅高允 諸本脫「雅高」二字，據魏書補。二人參預修史，事見本書卷三一高允傳，魏書卷五四游雅傳。

〔五〕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 魏書無「郎知」二字。北齊書三朝本作「徒知」，殿本作「徒」一字。按「郎知」似是人名，而不見史籍，疑是衍文。

〔六〕博總斟酌以成魏書 南、北、汲、殿四本「博」作「專」，百衲本作「傳」。按冊府卷五五六六七八頁作「博」。「博總」即「博綜」，諸本並誤，今從冊府改。

〔七〕凡十二紀 諸本「二」作「一」。按今本魏書共十二紀，其中孝靜紀雖是後人所補，但魏收原書必有此紀。作「十一」誤，今從魏書、北齊書改。

〔八〕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 諸本「韋」作「韓」。錢氏考異云：「魏書卷七四余朱榮論本作彭、韋，謂大彭、豕韋也。此作韓、彭，亦後人妄改。」按錢說是。北齊書三朝本正作「韋彭」，今據改。

〔九〕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 諸本「蒙」作「家」。李慈銘云：「『家人』當作『蒙人』。」李庶爲魏文成元皇后兄嶷之曾孫。魏書元皇后傳云：「梁國蒙縣人。」又外戚李峻傳亦同，峻即嶷之兄也。」按李說是。李庶欲附頓丘郡望，故以魏書爲不直。今據改。

〔十〕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 諸本脫「昂」字，據北齊書補。魏收爲崔昂妹夫，見北齊書卷三〇崔

昂傳。

〔三〕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 諸本誤疊「疑貳」二字，據北齊書刪。

〔三〕若戲此言 北齊書殿本作「此言若戲」，三朝本及冊府卷七一五八五〇三頁作「此言非戲」。按於文作「此言非戲」較長。但通志也作「若戲此言」，疑是「戲」下脫「爲」字。

〔三〕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 墓誌集釋李憲墓誌圖版二九三末，稱憲長子希遠妻廣平宋氏。希遠子祖牧。趙萬里考釋以爲本傳之祖收卽祖牧之譌，當是。

〔三〕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 按疑「詔」字衍。

〔三〕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按此語，與上文「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之意不符。御覽卷五八七二六四五頁引三國典略作「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似是。

〔三〕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 張森楷云：「據崔昂本書卷三二及彭城王浟傳本書卷五一，當是趙郡李公統母崔氏增年獲免。此誤脫文。」按張說是。

〔三〕三年起除清都尹 諸本「都」訛「郡」，據北齊書、通志改。清都尹見隋書百官志中，及本書卷五二齊宗室諸王下文宣諸子傳。

〔三〕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 諸本「躋」作「削」，北齊書三朝本作「躋」。按尸子云：「莒國有名焦原者，長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齊與「躋」通。

禮記樂記：「地氣上齊。」鄭注云：「齊讀爲躋，躋升也。」則字當作「躋」，今據改。

〔三九〕不常其時 按「時」與上文「哲」，下文「滅」不同韻，北齊書「時」作「節」。

〔三〇〕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 諸本脫「唇」字，「之前」作「不」字，語不可通。今據北齊書補改。

〔三一〕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諸本脫「自邇登高」四字，據北齊書及冊府卷八一七九七二〇頁補。

〔三二〕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 諸本「改」作「加」。冊府卷五六二六七五〇頁作「改」。按北史卷四一卷末論楊播等人，全襲魏書史臣論，獨多「有魏以來，一門而已」八字。蓋魏收原論，本有此語，後來刪去。李延壽以爲不當刪，故重複增入。冊府作「改」是，今從之。

〔三三〕天下事皆由王 諸本脫「王」字，據北齊書補。

〔三四〕著孔嘲玎 錢氏考異云：「『孔』與『著』非雙聲，當是『札』之譌。或云：『著』當作『看』。」

〔三五〕侍中李神儁 諸本脫「神」字，據通志補。李神儁於東魏孝靜帝時曾官侍中，見本書卷一〇〇〇序傳。

〔三六〕魏世祖賜名 通志卷一五〇下魏釗傳，「世祖」作「孝文」，下同。按北史例稱諡號，此稱廟號，與慣例不合。且「世祖」諡「太武」，「高祖」方諡「孝文」。據下文言世祖召魏釗從軍南伐，說下

義陽今河南信陽附近。考魏時親自率軍南伐者惟太武、孝文二帝。太武於太平眞君十一年四路進攻劉宋，直到瓜步，但未聞進攻義陽。見魏書卷四下世祖紀。孝文於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南伐，一路由劉昶率領進攻義陽。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到二十二年，又遣王肅進攻義陽。見魏書卷六三王肅傳。則魏釗之游說義陽，當在孝文時。又下文言其子彥爲趙郡王幹孝文弟辟開府參軍，則魏釗亦不得早在太武之世，疑通志是。魏書無魏釗傳，北史當是據魏徵家傳補。語涉誇誕，不可盡信。

〔三七〕崇討叛氏楊靈珍 諸本「楊」作「陽」，通志卷一五〇魏釗傳作「楊」。按楊靈珍見本書卷四三李崇傳及卷九六氏傳，今據改。

〔三八〕恐懼其禍固辭以疾 通志上有「彥」字。

〔三九〕兄伯胤之歸也 按此上當有脫文。

〔四〇〕除汝南王悅參軍事 張森楷云：「悅死於永熙末，不及見孝靜之立。此敍於遷鄴後，疑有譌誤。」

〔四一〕季景少孤 諸本「季景」上有「子」字。按上文已見「父鸞」，則此不應有「子」字，今從通志卷一五〇下魏季景傳刪。

〔四二〕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 隋書卷五八魏澹傳作：「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

史，諸國凡在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按北史刪節後，文意不明。「今所撰史」四字，尤不應刪。「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是魏澹譏前史之失。「凡處華夏之地，皆書曰卒」，是魏澹仿春秋書吳楚之君曰卒所定的體例。無此四字，便混淆不清。

〔四三〕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諸本脫「損」字，據隋書補。

〔四四〕於定州率募鄉曲。諸本脫「於」字，據通志卷一五五魏蘭根傳補。

〔四五〕因在其中。諸本「因」訛作「固」，據北齊書卷二三魏蘭根傳改。

〔四六〕武定三年薨。北齊書作「天平二年」。按金石錄卷二一魏蘭根碑跋稱：「碑云：死於天平二年。」北齊書是。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諡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胄嗣。

胄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

天和中，與齊通好，冑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爲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

會字乾仁，冑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

章武公導字菩薩，二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旣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

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

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三〕

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憂而成疾，〔三〕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己。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四〕}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小司空。^{〔五〕}

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

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

潼州，〔六〕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

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弑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

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

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尙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因進食加毒，〔七〕帝遂崩。護

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

自文帝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卽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閭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閭作書與護曰：

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恤，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

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

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州城。^{〔一〕}未幾間，^{〔二〕}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住。^{〔三〕}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四〕}並乘驪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

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敍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

破敗之日，薩保年以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

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咽，言不宜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齊朝不卽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

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迴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擲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迴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芒山。護性無戒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卽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

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字文德齎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諡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

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

得志，每自矜高；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子金剛嗣。

馮遷字羽化，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諡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諡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豳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

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二六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子眭明二七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

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葛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二八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余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二九封莒國公，諡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三〇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諡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

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

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與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諡曰靖。

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尙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

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

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諡曰靖。

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徐州刺史。三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

郎中。

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陳平也。」

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

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

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諡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

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三〕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縮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三〕

皇太子旣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綬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

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

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三〕}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三〕}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

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爲不孝之子也。」^{〔三〕}帝因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

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疏。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

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慚，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

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潁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

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卽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

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

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三〕}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疏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卽授刺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卽授并州總管。

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

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

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

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

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

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尙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

子靜亂，〔三〕尙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

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遇害。

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疏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勳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峨峨焉足以輔轡於前載矣。〔三〇〕

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志，〔三一〕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父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三二〕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

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冑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協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慨，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校勘記

〔一〕章武公導字菩薩 諸本「章」作「常」，「常武公」三字在上文「追復封爵」下。按地志無「常武

郡」，「常」乃「章」之訛。章武公是宇文導封爵，非宇文會原爵。今改正。

〔二〕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 諸本脫「豳國」二字，據周書卷一〇宇文導傳補。

〔三〕初廣母李氏以廣患憂而成疾 諸本「以」下無「廣」字，周書卷一〇宇文廣傳有。按下文云：「母爲廣病。」有「廣」字是，今據補。

〔四〕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 諸本無下「侯」字，周書卷一一晉蕩公護傳有。按下文亦作「侯伏侯龍恩」。今據補。

〔五〕初行六官拜小司空 諸本無「小」字，周書及通志卷八五宇文護傳有。按周制，司空分大小，不單稱司空。據周書卷二文帝紀，初建六官時，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則宇文護當是小司空。今據補「小」字。

〔六〕恒爲潼州 諸本「潼」作「同」，周書作「潼」。按本書卷九、周書卷三孝閔帝紀並作「潼」。潼州見隋書地理志上金山郡註。同州是北周重鎮，孫恒被出，不得居此。今據改。

〔七〕護令安因進食加毒 諸本「安」下衍「自」字，據周書刪。

〔八〕同被禽捉入定州城 諸本脫「州」字，據周書補。

〔九〕未幾間 諸本「間」訛作「聞」。據周書改。

〔一〇〕後吾共汝在壽陽住 諸本「住」訛作「任」，據周書改。

〔二〕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 諸本脫「袍」字，據周書補。

〔三〕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以十餘歲 諸本「破」訛「被」，又脫「餘」字，據周書改補。護母書言當鮮于脩禮敗時，護年十二。可證當有「餘」字。

〔三〕太祖升遐未定天保 諸本無「天保」二字，周書有。按「未定天保」，猶言「天命未定」。今從周書補。

〔四〕突厥復率衆赴期 諸本「期」作「朝」。周書、通志作「期」。按下文言「復慮失信蕃夷」，則是先有期約。「朝」乃「期」之訛，今據改。

〔五〕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 諸本「深」作「澡」，周書作「深」。按本書卷一〇、周書卷五武帝紀建德元年二月并作「深」，今據改。

〔六〕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章孝寬等伐陳 諸本「鄖」作「鄭」，周書卷一〇宇文亮傳作「鄖」。按章孝寬封鄖國公，見本書卷六四本傳。今據改。

〔七〕子胄明 諸本無「子」字，周書作「子明」，通志卷八五作「子胄明」。張森楷謂「胄」字無誼，當誤。按「胄」與「子」音形相去甚遠，不可能由「子」訛爲「胄」。今從通志補「子」字。

〔八〕及葛榮破鮮于脩禮 通志卷八五莒莊公洛生傳「破」作「殺」。按鮮于脩禮爲叛徒元洪業所殺，見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八月及魏書卷五八楊津傳。這裏作「破」作「殺」都不確。

〔一九〕保定初追贈大將軍 周書卷一〇莒莊公洛生傳「大將軍」上有「柱國」二字。按周書同卷言洛生兄顥、連並於保定初贈柱國大將軍，則洛生贈官亦當相同。此脫「柱國」二字。

〔二〇〕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 諸本「提」作「薩」，周書作「提」。按菩提見前宇文護母與護書。又宇文導字菩薩，從兄弟不當同字。作「薩」誤，今據改。

〔二一〕位徐州刺史 諸本「徐」作「除」。按地志無「除州」，「除」乃「徐」之訛。今據通志卷八五廣川公測傳改。

〔二二〕時政在冢臣 諸本「冢」作「家」，周書卷四〇宇文孝伯傳作「冢」。按「冢臣」指宇文護，時爲大冢宰執政。作「家」誤，今據改。

〔二三〕左宮正 諸本「宮」訛作「官」。據周書、通志及本傳下文改正。

〔二四〕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 諸本「常」下有「執其手」三字，周書無。按此涉下文「執其手曰」而誤衍。今據刪。

〔二五〕驛召孝伯赴行在所 諸本脫「在」字，據周書、通志補。

〔二六〕則臣爲不忠陛下爲不孝之子也 諸本「陛下」下無「爲」字。通志有。按周書此句作「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爲」字不可少，今據通志補。

〔二七〕今日之事忠孝不並 諸本脫「日」字，據周書卷四〇、通志卷八五宇文神慶傳補。

〔三八〕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 諸本脫「之」字，據通志卷八五字文神舉附弟神慶傳補。又脫「相遇爲賊所」五字，據隋書卷五〇字文神慶傳補。

〔三九〕子靜亂 隋書「亂」作「禮」。張森楷謂「禮」是。按當由「禮」之簡體「礼」，與「亂」之簡體「乱」形似而訛，張說疑是。

〔四〇〕峨峨焉足以轡轢於前載矣 諸本無「轢」字，周書卷十史臣論有。按「轡轢」同「轡轢」，踐越之意，今據補。

〔四一〕羣公懷等夷之志 諸本「志」訛作「士」，據周書卷十一史臣論改。

〔四二〕經之以忠貞 周書「經」作「繼」。疑此訛。

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二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曇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道。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

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尋爲隋文帝害，

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慍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

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岵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尙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

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卽位，授大將軍。

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尙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

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迴爲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恒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三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

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

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

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

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直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祖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

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卽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爲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

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

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椿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卽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齊衆乃退。

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爲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剋鄴城。

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

使，乃與潛書。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望之。憲俄而潛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及孝珩等。

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平之。

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尙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憲帝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

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册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

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卽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賓字乾禮，中垣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

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二)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迺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迺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三)國除。

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暉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戶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曇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卽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

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逖，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國，逖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

逖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鄆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

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鄧王貞，字乾雅。初封鄧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贊、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並大象二年封，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

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二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

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

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正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晉」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

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

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一〕達步干妃生齊煬王憲 諸本無「干」字，周書卷十三文閔明武宣諸子傳有。按達步干氏，姓纂及廣韻作達步氏，省「干」字。但本卷下文亦云「憲所生達步干氏」，一卷之中，自應統一，今據補。

〔二〕而雄爲齊人所敗 周書卷十二齊煬王憲傳「敗」作「斃」。按本書卷六〇王雄傳，雄爲斛律光射死。疑「敗」是與「斃」音近而訛。

〔三〕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 周書疊「王」字。參見卷五三張保洛傳校記。

〔四〕斛律明月時在華谷 諸本「華谷」作「華容」。錢氏考異卷四〇云：「『華容』當作『華谷』。斛律光傳本書卷五四，武平元年冬，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按錢說是，周書正作「華谷」，今據改。

〔五〕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 諸本「遣」訛「追」，據周書及通志卷八五後周宗室傳改。

〔六〕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城 周書「伯杜」作「柏社」，疑是。

〔七〕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 張森楷云：「周書『能』作『足』，於誼較長。」按親尋干戈，已是事實，何謂「不能」？「能」字當誤。

〔八〕會椿被敕追還 諸本無「椿」字。周書及通志卷八五後周宗室傳並有「椿」字。按上文言憲令椿伐柝爲菴，下文言齊人疑柝菴爲帳幕，知被敕追還的是椿軍。若無「椿」字，便似憲被追還，

誤。今據補。

〔九〕憲登張耳冢望之。諸本脫「憲」字，據周書、通志補。

〔一〇〕時年三十五。諸本作「時年四十」，周書、通志皆作「三十五」。按憲爲武帝之弟，卷一〇周武帝紀言武帝死時年三十六，憲與武帝同死於宣政元年六月，不得年四十。又上文言憲於武成初除益州總管時年十六。自武成元年至宣政元年，共十九年，則憲死時當爲三十五歲。今據改。

〔一一〕招乃以大觴親飲胄酒。諸本脫「招」字，據周書卷十三文閔明武宣諸子傳、通志卷八五後周宗室傳補。

〔一二〕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諸本「秋」作「伏」，周書作「秋」。按本書卷一〇周靜帝紀，趙王招被殺在大象二年秋七月。這裏作「伏」是形似致訛，今據改。又周書「永康王」作「永康公」。按其兄弟爵皆是公，「王」字當誤。又周書「越公乾銑」作「越攜公乾銑」。冊府卷二六五三四三頁載趙王招子云：「乾封甌越公」，脫「銑」字。按「越攜」「甌越」都非郡縣名，無作爲邑號的可能。單作「越公」，則與其叔越王盛同封號，亦無是理。張森楷疑「越攜」是「越嶠」之訛，北史脫「嶠」字，疑是。

〔一三〕王姬生萊王衍。諸本「衍」作「衍」。按靜帝初名「衍」，其弟不當同名。今據周書卷八靜帝紀

改。詳見本書卷十周靜帝紀校記。

〔二四〕譬猶干戚日用 諸本「干」訛「工」，今從周書卷十三史臣論改。

〔二五〕悠悠邃古 諸本「邃」訛作「遂」，據周書史臣論改。

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穆子渾

梁禦

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爲大行臺，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旣害岳，欲並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旣至原州，衆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至平涼。周文帝至，以洛爲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諡曰武。

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口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貴少有節概，余朱榮以爲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貴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獻款，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

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梁叡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戰沙苑，貴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爲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

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

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余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臺尙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尙書左右僕射，進爵爲公。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

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諡。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諡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司空公。〔五〕

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慚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尔朱天光擊破之。天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兒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

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

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屈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厩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歛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

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諡曰桓。子端嗣。

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諡曰果。

端弟吉，儀同三司。

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

詢字孝詢，深沉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潁監軍。與潁同心，唯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

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諡曰襄。子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尙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字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

隋文帝爲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

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迴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讐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爲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諡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尙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廼拜

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

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幽、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

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終。

賢弟遠。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勸賊胡琮侵逼原州。〔一〕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議者，請斬之。」〔二〕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

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二〕}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余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爲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

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爲公，仍領左右。從征寶泰，復弘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爲國之要領，乃授河東郡守。^{〔三〕}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遷太子少師。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四〕}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尙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

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五〕}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

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竄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尙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尙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

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

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諡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諡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諡。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尙義歸公主。以父勳，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進爵敦煌郡公，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浙州刺史。〔基〕尋爲兄植，合坐死。以主壻，〔基〕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所鍾

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諡曰孝。子威嗣。

威字安人，^{二〇}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二二}

賢弟穆。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

芒山之戰，^{二三}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旣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盼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

後中既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餘姊妹並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

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三〕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爲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祚，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

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

明帝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尙擾，穆靖以鎮

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

及隋文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眞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

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

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爲恨。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僚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冊文，祭以太牢。

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

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

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爲公。

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

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

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

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雄弟渾，仁壽初，忿筠燒齋，渾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迴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迴，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也。」文帝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

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

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卽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

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

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三〕}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

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余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會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旣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三〕}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卽出迎周文，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尙書右僕射。

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

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諡曰武昭。子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

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二八）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恭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恭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二九）大將軍宇文弼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恭，自午及申，破之。恭奔歸于謙。睿

逼成都，謙令達奚悉、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悉、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

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泰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卽請略定南寧。」〔三〇〕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

睿威惠兼著，人夷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尙云『白』。或尋款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尙欲且緩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襲，終當相屈，」〔三一〕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

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

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諡曰襄。

子洋嗣，歷位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闕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三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勍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

出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尊連暉，椒聊繁衍，^{〔三〕}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尙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强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己，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

梁禦豫奉與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

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淩；比晉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遘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校勘記

〔一〕賜和姓若口引氏 諸本無「口」字，周書卷一五寇洛傳有。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云：「若口引氏後改爲寇氏。」本書卷二七寇讚傳，讚曾孫儁亦賜姓若口引氏。此脫「口」字，今據補。

〔二〕將吏奔敗。周書卷一六、通志卷一五六趙貴傳「敗」作「散」。作「敗」當是形訛。

〔三〕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周書「王脩」作「王叔治」。按三國志卷一一王脩傳，脩字叔治。北史避唐諱，改稱其名。

〔四〕從復弘農戰沙苑。諸本無「戰」字，周書、通志有。按沙苑不會爲東魏所得，不可稱「復」，此脫「戰」字，今據補。

〔五〕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司空公。按此承上文，似贈司空者是賢曾祖富。但周書卷二五李賢傳，此上有「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十八字。隋書卷三七李穆傳亦敘其祖斌、父文保事。則贈司空者是其父文保。宋本每行十八字，此當是抄脫一行。

〔六〕孝莊遺余朱天光擊破之，天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諸本兩「光」字上並脫「天」字，據周書及通志卷一五六李賢傳補。

〔七〕朕處之若親。百衲本「親」上有墨丁，南、北、汲、殿四本有「至」字。按周書、通志並無「至」字，通志此傳全據北史，則所見本亦當無「至」字。當是大德本誤衍墨丁，南本以意補，北、汲、殿本承之。今從通志。

〔八〕突厥欲降之。諸本無「欲」字，通志卷一六〇李崇傳有。隋書卷三七李崇傳作「意欲」二字。今從通志補。

〔九〕降者封爲特勤 諸本「勤」訛作「勒」，據隋書改。參本書卷九九突厥傳校記。

〔一〇〕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 張森楷云：「『琮』當作『琛』。」按魏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及本書卷四八余朱天光傳，並作胡琛。「琮」當是「琛」之訛。但諸本及周書卷二五、通志卷一五六李遠傳都作「琮」，今不改。

〔一一〕有異議者請斬之 諸本「異」下有「同遠」二字。周書卷二五李遠傳無。張森楷云：「『同』字不當有。」按此乃涉上文「同遠」二字而衍，今據周書刪。

〔一二〕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 按周書言遠自欲間行入朝，而使賢留高平，伺機內應。此文則似遠留而賢行，與事實不符。疑「潛身」上脫「自」字。

〔一三〕周文以河東爲國之要領乃授河東郡守 諸本「領乃」倒作「乃領」。張森楷云：「周書作『國之要領』，此似改作『國之要領』，傳刻誤倒，遂不可通。」按通志卷一五六正作「河東爲國之要領」，今據乙。

〔一四〕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 通志「獸」作「虎」。按此乃北史避唐諱。

〔一五〕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 周書「郡」作「防」。按西魏、北周邊境鎮戍稱「防」，疑作「防」是。錢氏考異卷三二引隋書地理志中弘農郡盧氏縣條，以爲「義州」當作「義川」。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証卷三引太平寰宇記卷六虢州盧氏縣條言西魏大統中於盧氏縣立東義州，認

爲隋志脫「義州」二字。則此作「義州」不誤。既爲州，則下更不得言「郡」。

〔二六〕出爲浙州刺史 諸本「浙」作「浙」，周書作「海」，通志作「浙」。按周無「海州」、「浙州」。《隋書地理志中浙陽郡條云：「西魏置浙州。」周書卷三〇李穆傳亦言基時任浙州刺史，今據改。

〔二七〕以主壻 諸本「主」訛作「王」，據通志改。

〔二八〕威字安人 周書「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二九〕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 周書作「大象末，位至柱國」。按隋書卷三七李穆附子渾傳云：「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這裏當云：「大象末，位至柱國。開皇初，進上柱國，封黎國公。」

〔三〇〕芒山之戰 周書卷三〇李穆傳「芒山」作「河橋」。按河橋之戰，指西魏大統四年援獨孤信於洛陽之役；芒山之戰指大統九年迎高仲密之役。此乃大統四年事，當作「河橋之戰。」

〔三一〕又擊曲沔蠻破之 通志同。按「曲沔」疑當作「沔曲」。

〔三二〕又別封子雄爲密國公 諸本「密」作「容」，周書作「密」。按下文云：「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隋書、通志並同。作「容」誤，今據改。

〔三三〕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遊處 諸本脫「公」字，據周書、通志補。宇文覺初封略陽公，見本書卷九周孝閔帝紀。

〔二四〕仁壽初忿筠燒齋 諸本「忿」作「忽」，在「筠」字下。張森楷謂「忿」當作「忽」，在「筠」字上。按隋書李穆傳敘筠事云：「仁壽初，叔父渾忿其吝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張說是，今據改乙。

〔二五〕封安武郡公 諸本作「武安」，隋書、通志並作「安武」。按李穆曾封安武郡公，渾當是承襲父爵，作「安武」是，今據乙。

〔二六〕吾與汝必爲大將軍 隋書無「軍」字。按隋書卷八禮儀志三、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六〇頁言隋煬帝攻高麗，分二十四軍，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這裏「軍」字當是衍文。

〔二七〕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 張森楷云：「『顯』下當有『度』字，魏書卷八〇賈顯度傳可証。」按張說是，顯度有弟名顯智，省作「賈顯」，易生混淆。

〔二八〕率行軍總管于義 諸本脫「行」字，據隋書、通志補。

〔二九〕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 諸本「拓」作「託」，據隋書、通志改。

〔三〇〕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即請略定南寧 諸本脫「旅」字，據隋書、通志補。又「押」訛「狎」，據隋書改。「押獠」亦作「壓獠」，即鎮壓獠族的反抗。見本書卷九五獠傳。

〔三一〕若命水襲終當相屈 各本及隋書「水」並作「永」，獨百衲本作「水」。按梁睿當時鎮蜀，居陳上游，此言以水軍襲陳，則將用睿也。今從百衲本。

〔三二〕趙貴居二闕之險周室定二分之一功 按周書卷十六史臣論云：「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

聖明，克服讎恥，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文意明白。這裏語意不明，疑有脫訛。

〔三〕椒聊繁衍 諸本「椒聊」作「聊椒」，周書卷二五史臣論作「椒聊」。按詩唐風：「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此誤倒，今據乙。

北史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

曾孫密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謙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

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爲別將，從余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

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害賀拔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諫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

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

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雕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

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卽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諡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

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尙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

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臥疾期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後襲趙國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書勞之。

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略。仕周，爲義州刺史，封眞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

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

子長雅嗣，尙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

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破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卽襲其官爵。曜旣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

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弼弟擲，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余朱榮破元

顥。榮誅，隨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獮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獮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獮不知獮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獮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

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

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

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吾〕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

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

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卽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頤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

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問行觀隙，〔密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

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

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

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五〕}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

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六〕}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七〕}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

俄而宇文文化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旣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

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

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鸛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頴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

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勿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

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余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余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內大都督。（一）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

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岍定反後，據有渠株

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貴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迴鎮蜀。時隆州人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貴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就拜小司徒。貴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

貴好音樂，耽奕棊，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曰穆。

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忻誅，善並廢于家。善未幾卒。

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沒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尙，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

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

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潁馳驛監軍，與潁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

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算，策無全陣，二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

自是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二寵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

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潁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

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

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匠師中大夫。三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

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穎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

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

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殿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三》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三》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三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

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

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

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璧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四〕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

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五〕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

南，少退，西面，各一犢，〔三〕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門牆壁水，一依本圖。

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旣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

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三〕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塹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三〕

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

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寸。

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

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

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諡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

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尙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勳，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

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余朱榮征葛榮。後從岳入關，破赤水。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

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卽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

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言，『三』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諡曰躁。護誅，改諡曰莊閔。

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大業初，三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

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爲歡笑，卽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

煬帝卽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諡曰

定。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余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木縣子。三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

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三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崇弟瓊，歷位荊州總管、上柱國，封脩武郡公。

瓊弟凱，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

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

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

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芒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謙。

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

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慧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

「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

梁睿未至大劔，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恽、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孱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恽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苻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恽、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恽、虔之反已也，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恽、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恽、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恽、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密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

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概，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疋馬得長坑之俊。三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慚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

初，魏孝莊帝以余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總百揆，六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尙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

虎。〔三〕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三〕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與周文帝爲八柱國。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三〕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

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陞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

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四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並不得預於此例。

校勘記

〔一〕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 諸本脫「率軍居右而左」六字，據周書卷一五、通志卷一五六李弼傳補。沙苑之戰，「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齊軍總萃於左軍。」見周書卷二文帝紀大統三年。

〔二〕弼倍道而前遣軍士鼓譟 諸本「遣」訛作「進」，據周書李弼傳改。

〔三〕明帝卽日舉哀 諸本脫「日」字，據周書、通志補。

〔四〕皆曰避此小兒 諸本脫「曰」字，據周書、通志補。

〔五〕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 隋書卷七〇李密傳「福嗣」下有「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十七字。疑北史是因上下兩「福嗣」而誤脫。

〔六〕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 諸本無「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十八字。隋書及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並有。按此乃涉上下兩「密」字而誤脫一行。無此十八字，文意不貫，今據補。

〔七〕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 諸本「東都」作「東郡」。本書卷一二隋煬帝紀大業十三年四月條作「東都」。按隋書百官志中：「東都東市曰豐都。」作「郡」誤，今據改。

〔八〕孝和請問行觀隙 諸本「間行」倒作「行間」，據隋書卷七〇、通志卷一六四李密傳乙。

〔九〕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按隋書及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太宰」作「大冢宰」，北史當脫「冢」字。

〔一〇〕梁德重 舊唐書李密傳無「重」字。按本書卷一二隋恭帝紀義寧二年正月亦作「梁德」。「重」疑是涉下文「董」字形似而衍。

〔一一〕及義師圍東都 諸本「義師」作「義士」，通志作「唐師」，隋書作「義師」。按此指義寧二年李建成、李世民「徇地東都」事。作「士」誤，今據改。

〔一二〕入爲武衛將軍閭內大都督 諸本「閭」作「關」。張森楷云：「『關』疑當作『閭』，閭內大都督是宿衛官，見寶熾傳本書卷六一。關內則方面矣，非也。」按張說是，今據改。參考周書卷一五于謹傳校記。

〔一三〕周文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 諸本脫上「史寧」及下「史」字，據周書卷一九宇文貴傳補。史寧別擊獠甘，見本書卷六一史寧傳。

〔一四〕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 按本書卷三八裴果傳云：「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周書卷三六裴果傳作「道」、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則張道、李拓是龍州人。此作「隆州」，當是涉上文「隆州」而訛。不然，宇文貴何必分兵兩路，一救隆州，一擊張道、李拓？龍州見隋書地理志上平武郡。隆州見同卷巴西郡。

〔二五〕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 諸本「興救」作「與牧」，周書作「興救」，通志卷一五六宇文貴傳、冊府卷四二三五〇三五頁作「興攻」。按「開府叱奴興」又見本書卷六二尉遲迴傳，作「與」顯誤。李光易圍隆州，叱奴興自是去救援，作「牧」作「攻」，都是形訛。今據周書改。

〔二六〕除益州刺史就拜小司徒 諸本「就」上有「未」字，周書無。按下文言貴在蜀督捕「劫盜」，則不得言「未就」。今據周書刪。

〔二七〕及善弟忻誅 諸本「忻」作「愷」，隋書卷四〇宇文忻附兄善傳作「忻」。按下文，被殺者是忻非愷，今據改。

〔二八〕公舉無遺算策無全陣 隋書、通志作「舉無遺策，戰無全陣」。此疑誤。

〔二九〕後拜右領軍大將軍 諸本「右」作「左」，隋書、通志卷一六一宇文忻傳作「右」。按本書卷一一隋文帝紀開皇五年三月，記以高潁爲左領軍大將軍，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作「右」是，今據改。

〔三〇〕加上開府匠師中大夫 諸本「匠師」作「近師」，通志卷一六一宇文愷傳作「進師」，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無此兩字。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中大夫無「近師」、「進師」，而有「匠師」。「近」乃「匠」之訛，「進」又「近」之譌。今據改。隋書單作「中大夫」顯脫兩字。

〔三一〕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 隋書無「二」字。按今本周禮考工記作「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這裏

「廣」作「博」，是字文愷避煬帝名改。但本傳下文云「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又云「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則字文愷認爲考工記原文無「二」字。北史誤衍。

〔三三〕放夏周則其博九尋 諸本「夏周」倒作「周夏」，據隋書、通志及周禮考工記鄭注乙。

〔三三〕高八尺博四尺 隋書上有「戶」字，此當是脫文。

〔三四〕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 隋書「方」作「尺」。按作「尺」，則「和會」語意不完。疑作「方」是，「高」下有脫文。

〔三五〕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 李慈銘云：「薛綜注作『複廟，重覆也。重屋，重棟也』。此文錯訛不可解。」

〔三六〕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 諸本「面」作「南」，隋書、通志作「面」。按續漢志卷八祭祀志作「面」，今據改。

〔三七〕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 李慈銘云：「『造』下當有脫文。」按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太和十年九月，「詔起明堂辟雍」。此明堂當在平城，卽所謂「北臺」。疑此脫「明堂」等字。

〔三八〕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至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 按魏書卷一〇八之二禮志二云：「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熙平

二年，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叉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這裏「樂志」當爲「禮志」之誤，「孝昌」當爲「延昌」之誤。元叉死於孝昌元年，安得至二年後尙執政？顯誤。

〔三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諸本「武川」下衍「代」字，據周書卷一六、通志卷一五六侯莫陳崇傳刪。

〔三〇〕吾比日聞卜筮者言 諸本脫「言」字，據周書、通志補。

〔三一〕隋大業初 諸本「隋」下有「文」字。按「大業」，煬帝年號，「文」字衍，今刪。

〔三二〕封木縣子 南本及通志卷一五六侯莫陳順傳「木」作「本」，周書卷一九侯莫陳順傳「木」下有「門」字。按本縣指武川，疑是。

〔三三〕南岐州氏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 諸本「氏」下有「羌」字，周書、通志無。按事見本書卷九六氏傳。苻乃氏族大姓，「羌」字衍，今刪。又周書於「苻安壽」下敘其反抗西魏及順領軍鎮壓，然後乃敘安壽「歸附」。這裏「壽」下應有脫文。

〔三四〕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 按周書卷一九王雄傳云：「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這裏「退走」上當有「明月」二字，或更有脫文。

〔三五〕疋馬得長坑之俊 諸本「疋」作「迕」，周書卷一六史臣論作「疋」。按「迕」義爲「迫蹙」，於文義不洽。崇本傳言其單騎入陣擒万俟醜奴，作「疋」是。今據改。

〔三六〕周文帝位總百揆 諸本脫「文」字，據通志卷一五六補。

〔三七〕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諸本「虎」作「諱」，是避唐諱。今從通志改作「虎」。

〔三八〕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周書、通志「使持節」下有「太保」二字。按周書卷一五李弼傳，弼於大統十四年遷太保。這裏是敍大統十六年以前官位，當有「太保」二字。

〔三九〕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諸本「導」訛作「遵」，據周書及本書卷五七宇文導本傳改。

〔四〇〕不限此秩 周書作「咸是散秩」。按下文言「無所統御」，則作「咸是散秩」是。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

子勣 從孫誼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兄子榮定 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 祥

權景宣

王盟字忤，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余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太子出頓渭

北。三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王氏。三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

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

子勸，四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勸曰：「意欲兼被之。」三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勸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勸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勸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

子弼襲爵，尙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勸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尙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

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

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丁父艱，〔不〕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武帝卽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揚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

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

幸其第，與之極歡。

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耻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

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尙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強，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

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

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

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所獲。信旣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尔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袁肆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

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

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灋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尙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旣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荊遂定。

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旣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

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尙書議之。七兵尙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旣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並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灋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卽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荊。

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仝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仝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仝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

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乙〕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二〕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陀，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尙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

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宗伯，^{〔二〕}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

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旣爲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三〕}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四〕}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諡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諡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

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

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諡曰恭。

子纂嗣，位河陽都尉。

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都尉。

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

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餘年，字文護誅，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史。

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

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煬帝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子，延福、延壽。

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

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

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

魏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兇朱仲遠，仲遠奔梁。^{〔三〕}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閭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

大統元年，別封眞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

於瀾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

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麴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勳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

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耻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

熾旣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樂。三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

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

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迴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爲相國，百僚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恭。

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

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

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

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三〕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伏飛中大夫。

其妻，則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尙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

歷位寧州刺史、右武侯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三〕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爲之廢

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嗣。

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

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

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熾兄子毅。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寶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

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

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以威重，乃令爲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諡曰肅。

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尙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

毅第二女卽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尙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

傅、柱國、常山郡公。

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西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

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

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

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

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

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

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

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公。

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

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並著政績。

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會長，至龜五世。

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會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

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

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爲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勳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二六〕}

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尙帝女清都公主。^{〔二七〕}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

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三〕}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尙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瑰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

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二〕}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

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尙書令建平王宏曰：『^{〔四〕}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

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三〕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勳，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諡曰貞。

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之部。〔三三〕會荆蠻騷動，三鷗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

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下滢，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橙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

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

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

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

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降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渾婆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

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三〕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剋捷。

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州刺史、荊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諡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算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尙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

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

及卽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疋。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夷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擣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剋。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衛大將。

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

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織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

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

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

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

宣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遁。^{〔三〕}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

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鷓南之事。

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四〕}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玉，^{〔五〕}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

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四大爲人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

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潁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

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鄆三州刺史，諡曰恭。

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

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

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剋之，効亦足稱云爾。

校勘記

〔一〕迎魏文帝悼后於蠕蠕 諸本脫「魏」字，與周文帝混，據周書卷二〇王盟傳補。

〔二〕盟與開府李虎輔太子出頓渭北 北史原文避唐諱，「虎」作「諱」。據通志卷一五六王盟傳改。

〔三〕賜姓拓王氏 諸本「王」作「拔」，周書三朝本、通志作「王」。按元和姓纂輯本卷一九拓王氏條，言王羆賜姓拓王氏。此王羆卽盟之父。作「拔」乃後人誤改，今改正。

〔四〕子勸 周書「勸」作「勵」。

〔五〕意欲兼被之 通志「被」作「備」，周書無此字。按疑當從通志。

〔六〕丁父艱 諸本脫「丁」字，據隋書卷四〇、通志卷一六四王誼傳補。

〔七〕魏初有四十六部 周書卷一六獨孤信傳「四」作「三」。按魏書卷一序紀、周書卷二文帝紀並言魏初「統國三十六」，疑此誤。

〔八〕禽賊漁陽王袁肆周 諸本「袁肆」作「表賜」，周書及通志卷一五六獨孤信傳作「袁肆」。按姓氏無「表」姓，通志所據是北史，可証北史原文亦當作「袁肆」，今據改。

〔九〕達明克之 通志「達」作「遲」，周書作「值」。按通鑑卷一五九四九三七頁亦作「遲」。作「達」當是形訛。但冊府卷三六九四三八四頁亦作「達」，今不改。

〔一〇〕錄前後功增封 諸本「增」訛作「贈」，據周書、通志改。

〔一一〕遷大宗伯 周書「遷」下有「太保」二字。按信遷太保、大宗伯見周書卷三孝閔帝紀。

〔一二〕欲以委梁人也 周書「委」作「威」，通志作「委」。按魏收詭稱獨孤信反對宇文氏，東魏無西顧之憂，可以悉力拒梁，作「威」是。「委」當是音近致訛。

〔一三〕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 周書無「而」字。按下文獨孤羅傳，言楊堅於齊亡後遣人求羅得之，及稱帝後，以羅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則善不死於羅至之歲，又非善卒始以羅主嗣。

〔一四〕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 諸本「領」下無「左右」二字，隋書卷七九外戚傳有。按隋書百官志下，隋有左右領左右府。此脫「左右」二字，今據補。

〔一五〕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 諸本「成」作「城」，隋書作「成」。按本書卷十二隋煬帝紀作「成」，今據改。

〔二六〕以父勳封魏寧縣公 諸本「父」下衍「封」字，據周書獨孤信傳及通志卷一六五獨孤羅傳刪。

〔二七〕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 隋書「領」上有「右」字是。領左右府分左右，見隋書百官志下。

〔二八〕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 諸本「祁」訛作「祈」，據周書卷三〇、通志卷一五六竇熾傳改。

〔二九〕投葛榮 周書、通志作「沒於葛榮」。按下文言略不受榮官，則非主動投誠，作「沒於」是。

〔三〇〕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余朱仲遠仲遠奔梁 諸本脫「仲遠」二字，據周書及本書卷四八余朱仲遠傳補。

〔三一〕因賜金石之樂 周書、通志「樂」作「藥」。按上言熾嘗有疾，則作「藥」是。

〔三二〕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按隋書卷三九竇榮定傳，「周文」作「太祖」，疑當作「高祖」，此當作「周武」。宇文泰與東魏戰於芒山，時在西魏大統九年，周、齊都未改號，不得稱「周師」「齊師」。竇榮定、宇文神慶年輩甚晚，不得與於此役。上儀同之官始置於周建德四年，不可能以周建德四年以後之官號，賞西魏大統九年之戰功。考周武帝於建德四年八月伐齊，攻河陰，九月班師，十月創置上儀同等官號。河陰即在芒山之北，竇榮定當是於此役得功受賞。

〔三三〕率總管出涼州 隋書「總管」上有「九」字。

〔三四〕獲東魏將薛長儒。周書卷二〇賀蘭祥傳「儒」作「孺」。按當作「瑜」。魏書卷四二薛辯傳見薛長瑜，云：「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沒於陣。」自卽此人。「儒」乃音近致訛。參見周書卷一校記。

〔三五〕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通志卷一五六賀蘭祥傳同。南、北、汲、殿四本「掠」作「涼」。周書作「涼」又無「郡」字。按本書卷九六吐谷渾傳云：「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則周書是。但作「侵掠州郡」亦通，今不改。

〔三六〕天和六年進位柱國。諸本「六」作「五」，周書卷二〇閭慶傳作「六」。按周書卷五武帝紀，閭慶爲柱國在天和六年四月，今據改。

〔三七〕詔慶第十二子毗尙帝女清都公主。按下文云「次子毗嗣」，則「十」字當是衍文。但周書及通志卷一五六閭慶傳並有「十」字，今不改。

〔三八〕能篆書草隸尤善。隋書卷六八、通志卷一六三閭毗傳作「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按閭毗以善畫知名，此當脫「工」字、「畫」字。

〔三九〕盛修軍器。通志「軍」作「車」，隋書作「軍」。按下文所議都是輦輅制度，無一語及於軍器。隋書禮儀志五云：「大業元年更製車輿，」詔尙書令楚國公楊素中略、朝請郎閭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捨。」本傳下文言毗「練習舊事」，卽是說毗熟悉先朝輿服制度。作

「車」爲是。

【三〇】尚書令建平王宏曰 諸本脫「令」字，據隋書、通志補。建平王宏官尚書令，見宋書卷七十二本傳。

【三一】八十一乘義兼六國 隋書、通志「六」作「九」。按「九國」見賈誼過秦論。「義兼九國」，是湊合九九八十一之數。作「六」無義。

【三二】建康表氏人也 諸本「表」作「袁」。錢氏攷異卷三二云：「袁氏」當是「表氏」之譌。」按錢說是。表氏兩漢、魏、晉屬酒泉郡。前涼張駿置建康郡，表氏改屬之。參考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卷七、卷一〇。通志卷一五六史寧傳正作「表」，今據改。

【三三】隨勝之部 諸本脫「之」字，據周書卷二八、通志卷一五六史寧傳補。

【三四】並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 諸本「忽」作「忽」，周書百衲本、通志作「忽」。按傍乞鐵忽見本書卷六〇宇文貴傳、周書卷四九宕昌羌傳，今據改。

【三五】復除涼甘瓜三州諸軍事 諸本「涼」訛「梁」，據周書、通志及下文「涼州刺史」改。

【三六】前後降數萬人 諸本脫「降」字，周書有「獲」字，通志作「降」。按通志文同北史，今據通志補。

【三七】寧乃還州 諸本「乃」訛作「及」，據周書、通志改。

〔三八〕歷位司織下大夫 諸本「織」作「職」，周書卷二八史寧傳作「織」。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有「司織下大夫」，無「司職」，今據改。

〔三九〕因得西遁 諸本「遁」訛作「道」，據周書卷二八、通志卷一五六權景宣傳改。

〔四〇〕營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 諸本脫「營」字，據周書補。

〔四一〕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玉 諸本「玉」訛作「王」，通志作「生」，周書作「玉」。今據周書改。

〔四二〕引致齊兵 諸本「致」作「至」，據周書、通志改。

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王羆

孫長述

王思政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

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

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羅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羅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羅額，不爾，王羅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羅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羅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羅行南秦州事。羅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羅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羅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

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進潼關，「人懷危懼，羅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羅，羅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羅尙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羅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譴。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

「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

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恆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

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鞵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乃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諡曰忠。

罷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罷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罷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罷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爲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大將軍。〔四〕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諡曰莊。

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五〕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

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

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

更深。

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尙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

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七]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

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待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尙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

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

子康，〔一〕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二〕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尙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迴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諡曰定。

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尙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尙

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

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旣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迴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別營拒守。迴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迴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撫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撫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撫被圍五旬，頻戰爲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撫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迴爲大都督、

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

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

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迴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三〕}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

宣帝卽位，以迴爲大右弼，^{〔四〕}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迴爲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侯正破六韓哀詣

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迴。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迴。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

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卽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迴遣所署大將軍石孫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迴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卽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

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

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顯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軍旅，^二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顯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

迴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挈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挈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焉。

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

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

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匹。迴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

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

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卽位，進位柱國。

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七〕}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諡曰武。

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運。

運少強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

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

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

宣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疏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運預其事，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運子靖嗣。

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

勤弟敬，尙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

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三〇〕}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

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三一〕}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

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

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

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

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

陽郡守。

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武帝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

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晉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痼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

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

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尙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

高祖，居外聽政。

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遣改，^{〔二六〕}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尙或不可止，^{〔二七〕}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經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二八〕}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

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迫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庶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爲幸免獸口。〔三六〕

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滢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

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

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三〕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

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校勘記

〔一〕 罷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 諸本「分」訛作「令」，據周書卷一八、通志卷一五六王褒傳改。

〔二〕 齊神武率軍進潼關 諸本脫「進」字，據通志補。事見本書卷六齊神武紀。

〔三〕此城是王羆家。周書、通志、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八四頁「家」並作「冢」。「冢」當是「冢」之訛。

〔四〕授信州總管位上大將軍。諸本脫「大」字，據周書王羆傳、隋書卷五四王長述傳補。周無上將軍官名。周武王建德四年十月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見周書卷六。

〔五〕大業末郡守。隋書「郡守」作「東郡通守」。

〔六〕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諸本「達」訛作「遠」，據周書卷十八、通志卷一五六王思政傳改。宿勤明達見本書卷四八余朱天光傳、卷四九賀拔岳傳。

〔七〕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諸本誤疊「城」字，據周書、通志刪。

〔八〕子康。周書「康」作「秉」。按周書卷五武帝紀天和六年六月，以「太原公王東爲柱國」，本書卷一〇周武帝紀「東」作「秉」。周書卷六武帝紀建德四年正月又云，以「太原公王康爲襄州總管」。當時只有王思政封太原公而由其子襲爵，知「王東」、「王康」、「王秉」都是此人。唐人諱「秉」與「李」之名同音，行文中常改爲「執」，作人名則多改爲「康」。如崔秉改崔康，沮渠秉改沮渠康，王肅弟秉亦改作康參本書卷三二崔鑒傳校記。此是依字形相近改字的特例。

〔九〕其先魏之別種。諸本脫「種」字，據周書卷二一、通志卷一五六尉遲迴傳補。

〔一〇〕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周書、通志「水」作「州」。按楊乾運守潼州，見周書卷四四楊乾運傳、卷四二蕭瑒傳。此「水」字當是涉下文「潼水」而誤。

〔二〕猶據潼水別營拒守 諸本「營」訛「管」，據通志改。

〔三〕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迴至潼川 兩「潼川」通志都作「潼州」，周書無「乾運還保潼川」語，亦作「迴至潼州」。按乾運當是從潼水別營退至州城，作「州」是。

〔三〕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 張森楷：「此遷不見於周書，又不見於帝紀，下文復有『拜大司馬』，疑此『馬』字誤。」

〔四〕以迴爲大右弼 諸本「弼」作「軍」，通志作「弼」。按本書卷一〇周宣帝紀大象元正月，稱以「蜀公尉遲迴爲大右弼」。「大右軍」無此官名，今據改。

〔五〕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 周書無「國」字，通志也「下有「頭」字。按「費也頭」又作「破也頭」，疑此「費也」下脫「頭」字。

〔六〕迴舊集軍旅 周書、通志「集」作「習」。

〔七〕大軍還綱復歸 周書卷二〇尉遲綱傳「歸」下有「鎮」字。

〔八〕帝謂運預其事 諸本脫「運」字，據周書卷四〇、通志卷一五六尉遲運傳補。

〔九〕諡曰忠 周書「忠」作「中」。

〔十〕轉內史中大夫 諸本無「中」字，周書卷四〇、通志卷一五六王軌傳有。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內史有中大夫及下大夫。軌自下大夫升轉，當爲中大夫。今據補。

〔三〕 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周書「二十」作「二千」，通志作「一十」。按陳書卷三一蕭摩訶傳，言摩訶有鐵騎數千，周軍長圍既合，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蓋當時步軍及水軍盡被俘獲，惟騎兵得免。周書作「二千」是。

〔三三〕 南陽清陽人。諸本「清」作「清」，周書卷四〇、通志卷一五六樂運傳作「清」。錢氏考異卷四〇云：「按魏、隋二志，南陽無清陽縣，『清』當作『清』。」按晉書卷四三樂廣傳亦云：「南陽清陽人也。」作「清」誤，今據改。

〔三三〕 武帝嘗幸同州。諸本「嘗」作「常」，據周書改。

〔三四〕 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周書「焉」下有「若遊觀」三字，疑此脫。

〔三五〕 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諸本「謂」訛作「爲」，據周書、通志改。

〔三六〕 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遣改。周書、通志「遣」作「追」，「遣」疑是「追」之形訛。

〔三七〕 一人心散尙或不可止。周書無「不」字，通志有。按「不」字於文義不洽，疑衍。

〔三八〕 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諸本「遽」作「處」，周書作「遽」，通志作「處躬奢麗」。按「處」乃「遽」之訛。今從周書改。

〔三九〕 以爲幸免獸口。周書、通志「獸」作「虎」。按唐人諱「虎」，周書亦當是後人回改。

〔三〇〕 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諸本「當」訛「常」，據周書卷一八史臣論改。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

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尙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

時旣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尙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尙書。久之，復爲右僕射。

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

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爲尙書右僕射，引景領尙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

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賁不從，遂反。及寶賁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

後事賀拔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卽與景歃血，託岳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事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

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尙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

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其一，先修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

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前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三〕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四〕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

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七〕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八〕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

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九〕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

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縣令，^{〔一〕}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二〕}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

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

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

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驚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尙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

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尙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尙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

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其五，恤獄訟，曰：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

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苟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愼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

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

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其六，均賦役，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二言紡紆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紆，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

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泊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一〕}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資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二〕}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平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三〕}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

曰天生黎蒸，罔克自父，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父之。時惟元后弗克獨父，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克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父。』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父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父，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平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三〇)祇愼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泊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

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

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三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

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

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尙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

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廷。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

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

隋文帝爲丞相，高穎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三召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穎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

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修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

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三〕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

未幾，拜刑部尙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

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潁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

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三〕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嚮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三〕

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

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

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

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穎、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威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

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粗疏非聰明者，威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

不悟。

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

後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

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宇文文化及弑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郕公。王世充僭號，威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

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

威行己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

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其後延安、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三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雁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盩厔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

十四年，置當州鄉師，〔三〕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三〕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

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三〕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余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

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

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三〕}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四〕}卒於位。贈本官。

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稍不逮亮，^{〔五〕}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

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

孝莊帝卽位，徵拜尙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賁，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

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尙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

夔志識沈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校勘記

〔一〕何爲故入獸口 通志卷一五七周惠達傳「獸」作「虎」，北史避唐諱。

〔二〕周帝餞于都門外 周書卷二三蘇綽傳「周帝」作「太祖」，卽周文帝。疑此脫「文」字。

〔三〕行至城西漢故倉地 通鑑卷一五七四八六五頁作「倉池」。胡注引水經注云：「浹水枝渠至章門」

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胡注又云：「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西漢故倉池。』」則司馬光與胡三省所見周書和北史「地」作「池」。

〔四〕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尙書 周書蘇綽傳無「一」字。

〔五〕質直者則淳和之俗 諸本「淳」訛作「敦」，據周書、通志卷一五七蘇綽傳及下文「淳和則天下自治」語改。

〔六〕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 諸本脫「矣夫化」三字，據周書補。

〔七〕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 諸本「王」作「主」，周書、通志作「王」。按蘇綽此文前後皆稱先王，作「王」是，今據改。

〔八〕人者冥也 周書「人」作「民」。按北史避唐太宗名，改「民」作「人」。但失去「民」「冥」諧音之意。

〔九〕布政優優百祿是求 通志「求」作「適」。按詩商頌長發本作「適」。蘇綽不一定引原文，如「布政」之「布」，今本詩經作「敷」。通志作「適」，當是據詩經回改。

〔一〇〕今刺史縣令 周書「縣」作「守」。按「守」指「太守」。刺史、太守、令是州郡縣三級長官，作「守」是。

〔一一〕州郡大夫 周書「夫」作「吏」。按州郡大吏指州郡僚佐，當時都由刺史、郡守各自在本地大族

中辟舉。作「大夫」疑誤。

〔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 諸本「惡」字作「怨」，周書作「惡」。按上文明云「善惡既分，賞罰隨焉」，作「惡」是。作「怨」是涉下文「怨叛之心生」而訛，今據改。

〔三〕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 諸本「功」作「均」，周書作「功」。按下文「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即是說明「其功不易」。作「均」是涉上文而誤，今據改。

〔四〕時惟休哉 諸本脫「惟」字，據周書補。

〔五〕以大誥于爾在位 諸本「于」作「乎」，周書作「于」，按通志作「於」，可知本是「于」字，今據改。

〔六〕龔惟武考不實其舊 諸本「龔」訛作「襲」，據周書、通志改。又諸本「武考」作「孝武」，周書作「武考」。按孝武爲高歡所迫，西奔長安，不得言「不實其舊」。「武考」指宣武，西魏文帝是宣武弟京兆王愉之子，即帝位算是繼承宣武，故稱「武考」。此乃「武考」誤倒，後人因改爲「孝武」。今據周書改正。

〔七〕故其彝訓曰 諸本「故」下有「皇」字，無義，據周書刪。

〔八〕政於何弗斃 諸本「斃」作「釋」。按「斃」義爲敗壞，「釋」義爲抽釋，作「釋」不洽。今據周書改。

〔九〕天未絕我太祖烈祖之命 諸本無「天未絕」三字。文義不通，今據周書補。

〔二〇〕其一朕心力 周書無「朕」字，當是衍文。

〔二一〕事無巨細若指諸掌 諸本「若」訛作「皆」，據周書、通志改。

〔二二〕亦素重其名 隋書卷四一蘇威傳「亦」上有「高祖」二字，此當有「帝」字。

〔二三〕持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 隋書「持」作「治」，北史避唐高宗名改。

〔二四〕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五嶺而還 隋書敘此事於何妥劾威，威罷官，再起爲納言，從祠太山之后。此移置於前，承上文，則當在開皇十年。據本書卷十一隋文帝紀，蘇威

被劾罷官在十二年，復起爲納言在十四年，從祠太山在十五年正月，巡撫江南在十五年七月，

與隋書蘇威傳合。蓋北史據他書增入江南人民反抗隋朝統治事件，認爲與蘇威巡撫江南有關。

而吳世華等起義，確在平陳後一年，即開皇十年。故移置威出使事於前，却不知其與本紀所記

相矛盾。通鑑卷一七七五五二九頁開皇十年十一月，敘江南人民起義原因，亦有蘇威作五教，使

民誦之等語，但十年及十五年都不敘蘇威出使江南事。大約是因有矛盾而故意迴避。

〔二五〕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 按隋書此下有「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

勤勞，進位大將軍」。北史敘事不完，疑有脫文。又隋書敘此事緊接蘇威出使江南之後，即在開

皇十五年以後，據本書卷九九突厥傳，蘇威出使突厥在十七年。通鑑卷一七八五五八頁亦置於

十七年。此置於何妥劾威之前，則當在十二年前，疑誤。又蘇威出使是到突利可汗處，即後來之

啓民可汗。「威至」下當有「突利」二字。

〔三六〕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 按「修」當爲「列」之訛。下文蘇亮傳，「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卽特許排列儀仗，以爲榮耀之意。

〔三七〕威曰粗疏非聰明者 隋書卷四一、通志卷一六〇蘇威傳「曰」下有「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十五字，此當有脫文。

〔三八〕王世充僭號 諸本脫「號」字，據隋書、通志補。

〔三九〕其後延安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 諸本「延安」作「延和」，隋書卷四一蘇夔傳作「延安」。按隋書地理志上，有延安郡，與弘化爲鄰郡，關中並無延和郡。今據改。

〔四〇〕十四年置當州鄉師 周書卷二三蘇椿傳殿本作「當州鄉帥」，其百衲本及通志卷一五七蘇椿傳作「黨州鄉師」。張元濟云：「鄉師見周禮地官。」按鄉帥指領鄉兵的帥都督。周書卷三九韋瑱傳，「以望族領鄉兵，加帥都督」。卷三二柳敏傳，「加帥都督，領本鄉兵」。卷三七郭彥傳，「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都可證。蘇椿也是被選領鄉兵，則作「當州鄉帥」是。

〔三一〕祖稚字天祐 周書卷三八蘇亮傳作「祖權」，無「字天祐」三字。魏書卷四五蘇湛傳作「父擁，字天祐」。按蘇湛卽亮弟，而一以爲祖，一以爲父，其名又作「稚」作「權」作「擁」不同。張森楷據

〔北史〕避唐諱不用「稚」字，以爲「稚」當是「權」之訛。按下文「長孫承業」，周書本作「長孫稚」，北史也是因避諱改，此只隔數行，不應不避，作「稚」必誤。作「權」、作「擁」，未知孰是。又張森楷據下文有「父祐」，子不得以父字爲名，斷此「字天祐」三字是衍文。按北史此三字本之魏書。魏收爲北齊人，記關中人物世系，可能不甚確切，故以祖爲父，而「父祐」誤作「字天祐」。北史既從周書分爲祖父兩代，又從魏書增「字天祐」三字，遂致抵牾。

〔三二〕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 諸本脫「者」字，據周書補。

〔三三〕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 按本書卷一三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傳見秦州刺史武都王戊，疑此有訛誤。

〔三四〕十七年徵拜侍中 諸本無「七」字，周書有。張森楷云：「據周書上文有十四年，則作十七年是也。」按張說是，今據補。

〔三五〕然綽文章稍不逮亮 諸本脫「文章」二字，據周書補。

〔三六〕尋遷中書 魏書卷四五、周書卷三八蘇湛傳「中書」下有「侍郎」二字，疑北史脫。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兄復

復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

慶

慶子機

機子述

機弟弘

旦 肅

機從子謩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爲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爲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豳州刺史。〔一〕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卽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文惠。

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卽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爲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

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連璧。

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三〕及剋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三〕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四〕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崱澠遂清。

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

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

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五〕}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六〕}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七〕}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

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

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

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

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

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

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

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

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亡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

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

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

大象元年，除徐、亮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郿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反，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亮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

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迴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三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

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又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饔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

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

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諡，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二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

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

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毛二州刺史，三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諡曰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昭納其

女爲妃。^{〔二〕}其子保鬻嗣。

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

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

孝寬兄夔。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遁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夔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三〕}號之曰逍遙公。

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

陳遣其尙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夔，談諠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

武帝嘗與夔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夔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夔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列，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

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辨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夔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夔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

夔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夔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

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並不存。

建德中，復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籋篠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尙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衰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愼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

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孺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謁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

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尙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尙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二〕}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尙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

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荊、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

卒於州。上聞而痛惜，^{〔三〕}贈大將軍，諡曰文。

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

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爲玄感所獲。令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

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三〕}，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諡曰敬。

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

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迴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卽從孝寬擊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修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諡曰懷。

藝弟沖，字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

隋文帝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

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旣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

後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王暕納沖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

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

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

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

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

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

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潁並爲州都，引師爲主簿，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

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潁、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諡曰定。

師宗人謩，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司州別駕、宋安郡守。^{〔三〕}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

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儒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蚪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

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諷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諷，南府柳蚪。」^{〔三〕}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

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

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三〕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

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糾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糾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糾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糾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諡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糾弟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

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三七〕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

時檜兄蚪爲祕書丞，弟慶爲尙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三八〕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

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

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

檜弟鷺，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

子帶，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卽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

汾陰令。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諡曰愷。

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

薦弟慶。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

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

宜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三二}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塊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

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卽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

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兇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

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

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尙書左丞，攝計部。

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

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

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疏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豕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

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三〕}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

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三〕}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

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疏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

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

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

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

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誣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常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三〕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謩之雅望，善談諠，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三〕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

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三〕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

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

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饒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饒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饒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饒之竟坐除名。

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釃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廼馮茲雉堞，抗彼仇讎，事甚析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尙？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實亦二國之興亡。

者歟。

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

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己，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述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校勘記

〔一〕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 諸本「幽」作「幽」。錢氏考異卷四〇云：「『幽』當作『幽』，魏時無南幽州也。」按南幽州見魏書卷五八楊椿傳、卷五九蕭寶夤傳。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証卷一有考。今據改正。

〔二〕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 通志卷一五七韋孝寬傳「城」作「彭城」。按孝寬隨宇文泰自原州赴雍州，則其所鎮之城應在原州附近，必非彭城。據隋書地理志上北

地郡彭原縣注：「舊曰彭陽。」此地在原州之東，相去不遠。疑通志「彭」下脫「陽」字。北史則「鎮」下脫「彭陽」二字。

〔三〕仍與獨孤信入洛爲陽城郡守 諸本「洛」下無「爲」字，通志有。周書卷三一補韋孝寬傳此句作「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按陽城郡見隋書地理志中河南郡陽城縣注。其地在洛陽之南，與潁川隣近。下文云：「後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當卽自陽城赴援。通志有「爲」字是，今據補。

〔四〕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 諸本「陽」作「揚」。錢氏考異云：「東魏置陽州於宜陽，此「揚」字當作「陽」。按通鑑卷一五八四九〇一頁正作「陽」，今據改。

〔五〕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 通典卷一六一兵因機設權條，「攻具」二字作「且作且攻」。疑北史原文當如通典。

〔六〕城外又縛松於竿 通鑑卷一五九四九四二頁、通典卷一六一，「松」下有「蔬」字。按下文云「松蔬俱落」，此脫「蔬」字。

〔七〕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 諸本脫「云」字，「若」下衍「有」字，據周書、通志補刪。

〔八〕乃勒部內 諸本「乃」訛作「仍」，據周書、通志改。

〔九〕是以往歲出軍 諸本「軍」訛作「車」，據周書、通志改。

【一〇】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諸本「偉」作「衛」。張森楷云：「『衛』當作『偉』。」按本書卷一五常山王遵附元偉傳，偉封淮南縣公，建德二年官小司寇，四年使於齊。隋書卷五四伊婁謙傳作拓拔偉，亦卽元偉。張說是，今據改。

【一一】宇文亮舉兵反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諸本「反立」作「文立」，周書殿本作「反潛」。按吳文立乃陳將，時已退走，何得於周軍還至豫州時，進襲孝寬營？據本書卷五七宇文亮傳，襲孝寬營者乃宇文亮。此「文」字乃「反」之訛，「立」從下讀，今據改。

【一二】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諸本「叉」作「文」。按叱列長叉乃叱列平之子，見本書卷五三。周書宋本卷八靜帝紀大象二年也作「長叉」。墓誌集釋馮忱妻叱李綱子墓誌圖版五二二云：「祖長叉。」叱李卽叱列的異譯，知作「叉」是。今據改。

【一三】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諸本無「孝」字，周書、通志有。按前後都作「孝寬」，不應此獨省文，今據補。

【一四】武帝嘗戲總曰：諸本無「武」字，通志卷一五七章孝寬傳有。按若無「武」字，承上文似是魏文帝。據下文總於建德五年戰死，時年二九，上朔至魏文帝最後一年大統十七年，總只兩歲，則非魏文帝可知。今從通志補。

【一五】歷位恒毛二州刺史。諸本「毛」作「尾」。錢氏考異云：「『尾』當作『毛』」。隋置毛州於館陶縣，見隋

書地理志中武陽郡館陶縣注。」按通志及隋書卷四七韋壽傳正作「毛」，今據改。

〔二六〕仁壽中文帝爲晉王昭納其女爲妃 諸本「昭」作「廣」。張森楷云：「隋書『廣』作『昭』，案帝紀，廣于開皇二十年爲皇太子。仁壽元年封河南王昭爲晉王，此事在仁壽中，則晉王是昭非廣也。」按張說是。本書卷七一元德太子昭傳云：「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今據改。

〔二七〕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諸本「斗」訛「升」，據周書卷三一、通志卷一五七韋夔傳改。

〔二八〕尙周文帝女襄樂公主 按本卷韋孝寬傳云，魏文帝欲以女妻其子諶，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遂改妻世康。「周」「魏」二字，前後必有一誤。

〔二九〕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 隋書卷四七韋世康傳「去職」下有「未期」，起令視事「六字」。按若無此六字則「固辭」無義，疑是誤脫。

〔三〇〕上聞而痛惜 諸本脫「上」字，據隋書、通志補。

〔三一〕世康兄洸 隋書「兄」作「弟」，此疑誤。

〔三二〕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 諸本「二」作「三」，周書卷三九韋瑱傳作「二」。按下卽見「三年」，不應重出，今據改。

〔三三〕以司空楊雄尙書左僕射高頌並爲州都引師爲主簿 諸本「都」下有「督」字。錢氏考異云：「『州都』下疑衍『督』字。魏、晉以後，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別流品。隋時避諱，改爲州都而去中正」

之名。後人校書，不達州都爲何語，妄加督字。韋氏，京兆望門，師又爲州主簿，而世約位在師下，故世康以州都不平爲恨。此何與都督事乎？按錢說是。通典卷三二載此事，正作「州都」，今據刪。但州都之號，晉及北魏已有，非始於隋，見晉書卷四五劉毅傳，魏書卷二〇穆崇傳，卷五六鄧道昭傳。大約至隋時方定爲正式名稱，而廢中正之名。

〔三四〕祖緝宋司州別駕宋安郡守 諸本無「司」字，周書卷二二柳慶傳「司」作「同」。按宋無同州。宋書卷三六州郡志司州義陽太守環水長條，言宋明帝時曾分義陽立宋安郡。則「同州」顯是「司州」之訛。柳緝是以司州別駕帶宋安郡守，今據補「司」字。

〔三五〕以蚪爲行臺郎中，諫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諫南府柳蚪。周書卷三八柳蚪傳「北府」作「都督府」，「南府」作「南省」。按「府」指都督府，「省」指行臺省。當時並無「北府」、「南府」之官，南北乃指行臺省與都督府相對位置而言。周書是。

〔三六〕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周書「執」作「直」。按上引南史、董狐，都是直筆之例。「執」當是「直」之訛。

〔三七〕鎮鄴州八年拜滎河郡守 按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均不見「滎河郡」。隋書地理志上西平郡卽鄴州，化隆縣下註云：「西魏置澆河郡」，疑「滎河」當作「澆河」。

〔三八〕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 諸本脫「守」字，據周書卷四六柳檣傳補。通志卷一六六柳檣傳作「太

守」二字。

〔三九〕可奪此以從彼 諸本「此以」倒作「以此」，周書卷二二柳慶傳無「此」字，通志卷一五七柳慶傳作「此以」。按通志文本北史，今據乙。

〔四〇〕當近侍無所損益 隋書卷四七柳機傳「當」上有「然」字，此不當省。

〔三一〕前後作守 隋書「守」作「牧」，按「牧」指刺史，「守」指郡守。上文敘其歷任刺史，則作「牧」是。

〔三二〕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 諸本「川」作「州」，隋書卷四七、通志卷一六二柳述傳作「川」。按隋書上文言述徙龍川郡，其地與寧越郡並在嶺南見隋書地理志下，故述復徙寧越。隋之龍州卽平武郡見地理志上，其地在今四川江油縣，非述流徙之所。「州」乃「川」之訛，今據改。

〔三三〕陳遣王偃人來聘 周書卷二二柳慶附子弘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三四〕拜宮師中士 隋書卷四七柳機附從子審之傳「宮」作「宗」。按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正三命見「小宗師上士」，無「宮師」官名。此「宮」字當爲「宗」之訛。

〔三五〕由是每梁陳使至 諸本無「梁」字，隋書、通志卷一六二柳機附審之傳有。按梁指後梁，此乃脫文，今據補。

〔三六〕得贈馬二千餘匹 隋書無「二」字，通志作「二十餘匹」。按「二千」數字太大，疑通志是。

〔三七〕述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 諸本無「述」字。按隋書卷四七史臣論云：「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此指柳述。北史誤脫「述」字，今據補。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睿，父長，並爲鎮將。

武少倜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縣伯。

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

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

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爲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禦之，乃退。十七年，詔武經略漢川。^{〔一〕}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自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玉壁。

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二〕}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三〕}武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四〕}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尙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遣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迴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夜，

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

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慚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

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

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蹶，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六年，拜柱國。〔五〕

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

震弟基，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

惠以別將從賀拔岳，以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閭將軍。從禽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

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惠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簣，歔歔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

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史，諡曰武烈。子鳳嗣。

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公，尙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

朝，拜羽眞，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

峯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峯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峯卽從周文帝拔迴洛，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峯爲左軍，不利，〔七〕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峯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諡曰襄威。

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闕郡公。〔八〕

昂弟光，少以峯勳，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

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眞，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恒州刺

史。

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恐懼，一時降服。

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

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諡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

昶尙周文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

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侯醜奴，別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德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

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諡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

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

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讎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疋。

孝武入關，褒敘勳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達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爲。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

保定初，爲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

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

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爲石城公。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眞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稽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

子明嗣。爲黎州刺史，與尉遲迴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

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旣而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襄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又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

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授京兆郡守。

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

周孝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卽位，禮遇彌隆。加拜小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

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

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諡曰莊。子正嗣。

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爲邳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二五）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涖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爲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

宿國公，復爲少傅。薨。

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

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余朱天光定關中。天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余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諡曰烈。

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

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葭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余朱天光平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

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鄆州刺史。

臺性疏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余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詔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阼，進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賴安之。仁壽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右武衛大將軍，仁恭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

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位尙書駕部郎，卒官。

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詔並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文后，得隼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尙？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校勘記

〔一〕十七年詔武經略漢川 諸本無「十」字，周書卷一九達奚武傳有。按本書卷九周文帝紀大統十七年稱：「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即指此事，今據補。

〔二〕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 諸本脫「北」字，據周書補。司馬消難爲齊之北豫州刺史，見本書卷五四本傳。

〔三〕齊將斛律敦侵汾絳 按斛律敦即斛律金，但此乃其子斛律光事，見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當是敵國傳聞訛誤。

〔四〕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 諸本脫「道」字，據周書及通志卷一五八達奚武傳補。

〔五〕天和六年拜柱國 諸本「六」作「三」，周書作「六」。按事見周書卷五武帝紀天和六年五月。今據改。

〔六〕惠擊之皆披靡 諸本脫「之」字，據周書卷一七若干惠傳補。

〔七〕時峯爲左軍不利 諸本「左」作「右」，周書卷一七怡峯傳作「左」。按周書卷二文帝紀，大統四年河橋之戰，「趙貴、怡峯居左」。卷一六趙貴傳亦言「貴與怡峯爲左軍」。作「左」是，今據改。

〔八〕封昂闕郡公 此從百衲本。南、北、汲、殿四本及通志卷一五八怡峯傳闕處作「長沙」二字，周書怡峯傳作「封昂鄭國公」。按周時達奚武封鄭國公，死後其子震襲爵，不得再以封昂。周書卷

八靜帝紀大象二年八月稱封「開府怡昂爲鄴國公」。疑周書之「鄴」及此本之「郡」，並是「鄴」之訛，闕處本不闕，「長沙」乃後人妄加。

〔九〕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 諸本脫「吏」字，據周書卷一七、通志卷一五八王德傳補。

〔一〇〕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諸本「儀」上有「遷」字，周書無。按當時加車騎大將軍者皆帶儀同三司見周書卷二四盧辯傳。「遷」字衍文，今據刪。

〔一一〕累有戰功加開府侍中 諸本脫「加」字，據周書、通志補。

〔一二〕從儀同李虎破曹泥 諸本「虎」作「偉」，周書卷二七赫連達傳作「虎」。按「偉」乃「諱」之訛。北史避李虎名，遇李虎都改作「李諱」。但其人本名「虎」，今從周書改。李虎破曹泥，見周書卷一文帝紀下。

〔一三〕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 周書卷二七韓果傳無「將」字。按「將」字衍文，否則「大將軍」下當有姓名。

〔一四〕加拜小司馬 諸本脫「小」字，據周書卷二七蔡祐傳補。當時大司馬是賀蘭祥見周書卷四明帝紀武成元年三月，蔡祐當爲小司馬。

〔一五〕後爲邳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諸本「邳」作「邛」。按周書卷二一司馬消難傳作「邳州刺史蔡澤」。「邛」乃「邳」之訛，今據改。

〔一六〕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按周書卷二七庫狄昌傳，於「大統初」下敘其從破寶泰，復弘農，戰沙苑，戰河橋等事迹。至十三年後，又從楊忠破田社清，始遷開府儀同三司。這裏全數刪去而仍用「大統初」三字，殊爲失當。

〔一七〕田弘字廣略 諸本「略」作「路」，周書卷二七、通志卷一五八田弘傳作「略」。按北齊書卷一七斛律光傳見紇干廣略，卽田弘。「路」乃「略」之訛，今據改。

〔一八〕百姓賴安之 周書「賴」作「頗」，疑「賴」是形訛。

〔一九〕拜右武衛大將軍 諸本無「右」字，隋書卷五四田仁恭傳有。按下云「轉左武衛大將軍」，則此當有「右」字，今據補。

〔二〇〕時有玉城郡公王景 隋書卷五四田仁恭傳同。張森楷云：「周書卷八靜帝紀 大象二年十二月、隋書卷二文帝紀 開皇十八年十二月並作「任城」，疑此「玉」字誤。」按張說是。參見本書卷十一隋文帝紀校記。

